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 轱 法)莫泊桑等著 ;秦菲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园

摇(金色年代青春阅读文库)

摇陈丹晨 苑 愿 愿 猿 怨 园

摇 I 援世 援 援 II 援 ①莫 援 ②秦 援 援 III 援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缩写本 摇 IV 援 缘 缘 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园 愿 怨 号

摇摇摇摇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

作摇摇者——[法] 莫泊桑等

译摇摇者—— 秦摇摇菲

责任编辑—— 周清霖

封面设计—— 上海早早美术设计工作室

出摇摇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愿号

电话 远 缘 缘 缘 摇邮编 圆园园园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汉口路 愿号

电话 猿 怨 怨 猿 摇邮编 圆园园园

发摇摇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 南京印刷制版厂

开摇摇本—— 苑 愿 怨 猿 摇员 摇圆

印摇摇张—— 圆园

字摇摇数—— 猿园千

版摇摇次—— 圆园园园年 员园月 第 员版

圆园园园年 员园月 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苑园册

书摇摇号—— 陈丹晨 苑 愿 愿 猿 怨 园 猿 猿 员 猿

定摇摇价—— 猿 圆 元(二册)

目摇摇录

员援变色龙	员
圆援脖子上的安娜	缘
猿援彩票	圆苑
源援出事	圆苑
缘援打赌	猿猿
远援带阁楼的房子	源
苑援第六病室	远
愿援歌女	员圆
怨援坏孩子	员苑
员圆援卡什坦卡的故事	员圆
员猿援柳树	员圆
员圆援美妙的结局	员苑
员猿援名贵的狗	员圆
员源援农民	员远
员缘援胖子和瘦子	圆圆
员远援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圆缘
员远援乞丐	圆苑
员愿援套中人	圆苑
员怨援跳来跳去的女人	圆员
圆圆援外科手术	圆苑
圆圆援万卡	圆缘
圆圆援未婚夫和爸爸	圆苑
圆猿援窝囊	圆苑

圆媛女人和男人	圆怨
圆媛小人物	圆猿
圆媛小公务员之死	圆苑
圆媛代表	圆员
圆媛新娘	圆远
圆媛姚内奇	猿愿
猿媛夜莺演唱会	猿怨
猿媛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猿圆
猿媛在钉子上	猿远
猿媛在流放地	猿怨
猿媛补偿的障碍	猿怨
猿媛带小狗的女人	猿怨
猿媛公差	猿怨

导摇摇读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艺术家。这位在欧洲文学中最有力、最著名、最独特的小说作家,祖先却是农奴。1869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赎回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1879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谋生,后自己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由于经营不善而遭受破产。为躲债,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早慧的契诃夫一个人在塔干罗格靠家教馆维持生计,完成中学学业。1889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曾在莫斯科近郊行医,由此广泛地接触和了解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1894年,年仅二十岁的契诃夫首次发表了自己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常见的是什么》,开始登上俄国文坛。此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横行泛滥。契诃夫在这一时期发表大量追求幽默、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如《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等。1894年至1904年之间,契诃夫跳出了低级无聊、迎合时尚的滑稽圈子,将其主要创作精力转向官场生活丑态和普通人,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变色龙》、《胖子和

瘦子》、《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尤其深刻嘲讽了沙皇俄国时期反动的官吏们在有权势者面前摇尾乞怜、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丑态。《苦恼》、《万卡》等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用感人的叙述笔法,客观、含蓄、巧妙、精心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和普通劳动者的鲜活形象,语言简洁、孔穴通明,景色描写玲珑剔透,展示人物心理逼真传神,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的飞跃。1888年10月契诃夫获得帝俄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奖金”,成为彼得堡人人皆知的大艺术家。《蠢货》、《求婚》、《纪念日》和《伊凡诺夫》都是这个时期写作的剧本。

1890年契诃夫疏远了一度曾崇敬和迷醉过的托尔斯泰哲学,批评和否定了逆来顺受的勿抗恶主义和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1890年他创作的《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和批判了托尔斯泰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是契诃夫的最后十年艺术活动的顶峰。

19世纪90年代,随着俄国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这一切奠定了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套中人》、《带狗的女人》、《出事》、《新娘》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通过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和对“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体现出了他的民主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还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器、诺伏省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造起了三所相当不错的学校,并给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图书馆赠送了大量书籍。

1904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一边写作一边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住了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

的病情蔓延。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

1890年 远月,契诃夫患的结核病病情得不到控制,在妻子奥尔迦·克尼碧尔的陪伴下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同年 缘月 缘日在该地逝世,年仅四十四岁。契诃夫以短暂而曲折复杂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经受百年时间的检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举世公认的艺术大师,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取得了高超的艺术成就。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这是一个无以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另一个罕见的本领是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他用生活背景扩大作品的容量,更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是契诃夫对艺术作出的巨大贡献。读契诃夫小说感到回味无穷,人们曾经一再竭力探寻,他是怎样用语言的魔力创造出如此多优美、凝炼、深刻的奇迹,创作出辛辣讽刺和淡淡幽默交织在一起的奇迹!人们要论述他的作品又是如此困难,以至于某些评论家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谁也无法否认,契诃夫的小说构成了 20 世纪一幅极为奇妙的文学景观,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瑰宝之一。

“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应该说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的两句话,才是对契诃夫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永远不可磨灭的真正评价。

变摇色摇龙

警官奥丘梅洛今天着一身新装 ,手里拎着公文包 ,穿过市集广场时 ,人们看到他身后跟着一个红头发警察 ,提着一筐没收来的醋栗。周围很静 ,空阔的广场上不见人影 ,只有一些酒馆和饮食铺敞着门 ,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 ,无精打采地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往日到处游荡的乞丐此刻也不知了去向。

“ 哎呀 ,这个畜生怎么下口咬人 !”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 伙计们 ,别放走它 !如今咬人可不行 !抓住它 !哎哟……哎哟 !”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梅洛夫朝着声音望去 ,他看到从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只三条腿的狗 ,蹦跳着 ,奔跑着 ,四处张望着。在它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有一个身穿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坎肩的人在拼命追赶。那人跑着 ,身体向前扑倒在地 ,一手抓住了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 :“ 别放走它 !”睡眼惺忪的人们纷纷从小铺里探头张望 ,像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 ,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

“ 看样子要有麻烦了 ,长官 !”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 ,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 ,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

世界经典短篇小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

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叉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拳头讲得咳起来;“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啊哈!”奥丘梅洛夫清清嗓子,皱起眉头。有些同情赫留金工匠,厉声说:“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瞧瞧厉害,乱放狗有什么好处!也该管管这些不想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他挨了罚,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吃点苦头……”警官吩咐警察:“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再做一份违警记录上来!这多半是条疯狗,该除掉,立刻去办!”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啊哈!你,叶尔特林,过来帮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怎么回事,天真热!想必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点我不懂:它怎么能咬你呢?”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

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却身高马大！你可能叫钉子扎了指头，后来才想出这个主意来骗人，要人家赔你钱。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长官，他用烟头戳它脸，拿它开心。它呢，一点也不傻，谁烧痛了它，它就咬谁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瞎说，独眼龙！你也不想想，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要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我要胡说，就让民事法官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少说废话！”

“不对，这条狗不会是将军家的……”警察思路清晰地说，“将军家里怎么能养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猎犬……”

“你肯定吗？”

“可以肯定，长官。”

“将军家里的狗都很名贵，都是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皮毛相貌一无所取……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要一追到底。不管是谁的狗都要加重处罚，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有记号。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啊哈！你，叶尔特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我们不识得它，说不定它是条名贵的狗，要是每只猪猡都拿烟头戳它的脸，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这种动物可娇气了。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是你自讨苦吃……”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说！我们那儿怎么可能有这种狗！”

“那就用不着多费口舌，”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把它除掉就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才来不久。我们家主子不喜欢这种土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哎呀，天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段时间吧？”

“是的……”

“哎呀，天啊！……他是想念亲弟弟了。可我居然不知道呢！这么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无疑！特别高兴。你把它领回去吧。这条小狗怪特别的，也很机灵。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哈！……咦，你好像有点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崽子……”

普罗霍尔把狗唤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围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等着吧，迟早我要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

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 ,继续在市集的广场上巡视。

脖子上的安娜



在教堂里行完婚礼 , 甚至没有预备清淡的酒菜 , 新婚夫妇各喝了一杯酒 , 便更衣坐车去了火车站 , 取消了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 , 取消了音乐和舞蹈 , 他们要赶到二百俄里以外去朝圣。许多人称赞这种做法 , 说 , 莫杰斯特 · 阿列克谢伊奇已有官职在身 , 年纪也不轻 , 热闹的婚礼看来显得不大得体。再说一个五十二岁的文官 , 娶了一个刚满十八的姑娘 , 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也没有趣味。也有人说 , 莫杰斯特 · 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 他之所以想出去修道院朝圣的主意 , 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妻子明白 : 在婚姻问题上 , 他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一群同事和亲戚到车站为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站着 , 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 乌拉 ! ”。彼得 · 列翁季伊奇 , 新娘的父亲 , 头戴高筒帽 , 身穿教员礼服 , 已经喝醉 , 他脸色煞白 , 举着杯子 , 不住地往窗口探过身去 , 央求说 :

“安妞塔！安尼娅！安尼娅，听我一句话！”

安尼娅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便贴着她的耳朵嘟哝起来。她直觉得酒气熏人，耳朵里灌风，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就在她脸上、胸前、手上不住地画十字。这时他连呼吸都在颤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的两个弟弟，中学生别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身后拉扯他的礼服，难为情地小声说：

“爸爸，行了……爸爸，别这样……”

火车开动了，安尼娅看到，他的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他那张带着愧色的脸是多么可怜而又善良啊！

“乌拉！”他喊道。

现在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了包间，查看一番，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然后笑容满面地在他年轻妻子的对面坐下。这是一名中等身材的文官，相当胖，大腹便便，保养得极好，脸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不留唇髭。他那个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倒像脚后跟。他脸上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唇髭，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连成一片。他举止庄重，动作徐缓，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他含笑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得了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到大人府上感谢的时候，大人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这里得说明一下，当时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安娜，一个爱吵嘴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的身边。我希望，当我拿到二级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找不到任何借口对我说这种话。”

他眯起小眼睛微微笑了。她也微微笑了，但她一想到这个男人随时会用他那肉乎乎、湿漉漉的嘴唇来吻她，而她已经

无权拒绝他这样做,心里就不免发慌。他那大腹便便的身子只要一动,就把她吓一跳。她感到又可怕又厌恶。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燕尾服和坎肩,换上长袍。

“这就舒服了,”他说着坐到安娜身边。

她回想起刚才的婚礼是多么令人难堪,她总觉得神甫、宾客和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哀伤的目光望着她,似乎在问: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上了年纪的、没有趣味的先生?为什么?虽说今天早晨她还满心欢喜,认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可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以及现在坐在车厢里,她已经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受了骗,显得很可笑。瞧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但她还是身无分文,连结婚礼服也是借了钱做的。今天父亲和两个弟弟来送她的时候,她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不知怎么她觉得,她走后现在父亲和弟弟只好坐在家里挨饿,就像安葬完母亲的那天晚上一样,心情沉重,感到难以忍受的悲伤。

“唉,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这样不幸呢?”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人,不习惯向女人献殷勤,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膀;她呢,正想着钱,想着母亲和她的去世。母亲死后,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一名中学习字课和图画课教员,从此开始酗酒,家境便越来越贫困。两个男孩子没有靴子和套鞋,父亲被人扭送去见民事法官,法警来家查抄家具……真丢人!安尼娅要照看酗酒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跑市场……每当有人夸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时,她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瞧着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皮鞋上用黑面糊堵住的窟窿。到了夜里她就伤心落泪,怎么也摆脱不掉不安的思绪,老担心父亲因他的酒瘾很快

就会被校方辞退,他受不了这种打击,会跟母亲一样死掉。于是,一些相识的太太开始忙碌起来,要为安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很有钱。他在银行里有十万存款,还有一座祖上留下、目前已出租出去的庄园。这人循规蹈矩,颇得大人的好评。别人告诉安尼娅:要他帮忙不费吹灰之力,他只消请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写封便函,叫校方不得辞退彼得·列翁季伊奇就行了……

她正想着这些往事,突然从窗子里送来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原来火车在小站上停下了。在月台对面的人群里,有人使劲地拉着手风琴,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发出刺耳的拉锯声。从一排高高的白桦和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中的别墅区那边,传来悠扬的军乐声:显然别墅里正在举行舞会。在月台上,住别墅的消夏客和来这儿的城里人在散步,只要天气好,他们就上这儿来呼吸新鲜空气。这其中就有阿尔特诺夫,整个别墅区的业主,大富翁,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脸型像亚美尼亚人,眼睛鼓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的衬衫不扣纽扣,敞着怀,一双高统靴上带着马刺,肩上披一件拖到地上的黑斗篷,像女人身后的拖地长后襟。两条猎狗耷拉着尖嘴脸跟在他后面。

安尼娅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但她已经不想母亲,不想钱和自己的婚事了。她不断跟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快活地笑着,很快地重复着:

“您好!过得怎么样?”

她来到车厢外的小平台上,站到月光下,好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穿着华丽的新衣,戴着漂亮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停下了?”她问。

“这儿是错车站,”有人回答,“在等一辆邮车。”

她发现阿尔特诺夫正瞧着她,便卖弄风情地眯起眼睛,大声说起法语来。忽然间,因为她的声音那么美妙动听,因为周围乐声荡漾、一轮明月倒影在水池里,因为阿尔特诺夫,这个出了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儿,正痴迷地、好奇地盯着她,还因为大家都很快活,安尼娅不禁心花怒放。当火车开动、相识的军官们纷纷行军礼向她告别时,她随着树林后面送来的军乐声,已经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她回到包间时,心里有一种感觉,似乎小站上的人使她确信:不管际遇如何,她日后肯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他们住在一幢公家寓所里。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上班后,安尼娅就弹弹钢琴,或是烦闷得哭一阵,或是躺在软榻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吃得很多,边吃边谈政治,说些有关任命、调动和奖赏的消息,说人应当劳动,说家庭生活不是享福,而是尽责,说积下一百个戈比就是一卢布,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世间的一切。最后,他握着餐刀,像举着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

安尼娅在一旁听着,心里害怕,吃不下东西,常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饭后丈夫躺下休息,不久就鼾声大作,她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和弟弟们看了她一阵,那眼神有点异样,好像她来之前他们刚刚责备过她,说她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既枯燥又讨厌的人。她那窸窣作响的衣裙,手锣,总之她的一身太太打扮,使他们感到拘束和屈辱。在她面前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但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爱她,吃饭的时候少了她还不至于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喝菜汤和粥,吃那种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翁季伊奇用颤抖的手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带着贪

婪、厌恶的神情一饮而尽 ,接着倒第二杯 ,第三杯 别佳和安德留沙 ,两个消瘦、苍白、大眼睛的男孩夺过酒瓶 ,慌张地说 :

“ 别喝了 ,爸爸 够了 ,爸爸 ”

安尼娅也不安起来 ,央求他不再喝酒 ,他却勃然大怒 ,用拳头捶桌子。

“ 我不许别人来管我 !”他大声嚷道 ; 坏小子 ! 坏丫头 ! 看我把你们都赶出去 !”

可是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软弱和善良 ,所以谁都不怕他。午饭后他通常要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 ,下巴上有一道刮破的口子 ,伸着细长脖子 ,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一会儿梳头 ,一会儿捻捻黑胡子 ,一会儿往身上洒香水 ,再打个蝴蝶领结 ,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 ,这才走出家门去教学馆了。如果是节日 ,他就留在家里 ,有时画画水彩画 ,有时弹弹风琴。那台风琴吱吱叫 ,隆隆响 ,他偏要逼它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来 ,还要自弹自唱 ,有时就冲着两个孩子生气 :

“ 混账 ! 坏包 ! 把乐器都弄坏了 !”

到了晚上 ,安尼娅的丈夫常常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同事们玩牌。玩牌的时候 ,文官太太们也聚到一起。这些太太长相不美 ,服饰不雅 ,举止粗鲁 ,倒像是厨娘。她们在房间里说东道西播弄是非 ,她们的话跟她们本人一样粗俗而无聊。有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也带安尼娅上剧院看戏。幕间休息的时候 ,他不让她离开一步 ,他要她挽着自己的胳膊一道在走廊里和休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候 ,他对某个人躬身致礼 ,随即悄悄对安尼娅说 :“ 五品文官 大人接见过他 ”或者 ; 这人很有钱财 , 自家有房子 ”当他们经过小卖部时 ,安尼娅很想买点甜食 ,她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馅小蛋糕 ,但她身上没有钱 ,向丈夫讨又不好意思。他拿起一个